

散文組評審會議紀錄

主持：陳麗音博士

評判：何杏楓博士（何）、陳惠英博士（陳）

會議日期：2003年1月3日

整理：林銘康

何：去年我曾參與評審工作，印象中今年的參賽作品數量比去年多，風格上傾向多元化。整體印象是有的同學的文字相當成熟，但於創意和文學性上較為遜色，另外有些同學的意念頗為新鮮，但是文字的功力較為弱一點，所以令我在評審上有一點困難。

陳：我是第一次參與這個評審工作，接到稿件的時候，就先定位這是一群年輕學生的作品，所以首先要求語文要通順，其次題材上要具新意。我用這次的評審經驗對比以前做評審的工作，觀察到現在年輕人的題材，已沒有太濫情，沒有太多浮泛的情感的表達，這是我今次印象最深刻的。我希望題材方面有一點新意，因此有兩三篇作品，同學能夠寫出他們身處的環境，例如談及城市大學、自己在車上的回憶等，可以描寫身處的環境和觀察到身邊的人物，反而令我覺得有點現在的感覺，而不是一種記憶中的文學式樣。這些文字表現年輕人的所思所感，這是十分重要的。我選了一些作品，在構思上表現到作者匠心獨運的一面，有時語言和用詞不太準確，不過情況不算嚴重，這是可以接受的。假以時日，他們必有進步。

何：我評審的方法跟陳博士的接近，主要考慮三點：第一點是作品的文學性和創意，這比文從字順更重要，因為這是一個文學創作獎；語法和修辭放在第二位；第三是考慮作品的人生觀照和對生命的反思，就是作者對生活的細緻

觀察和個人的角度。陳博士提及的濫情和文藝腔問題，我覺得今年的作品這種情況減少了，表現較為理想。

陳：我特別喜歡《微晃》這一篇作品，我給它第一名，因為它透過不太具體的敘事方式，比如在火車上觀察一些成熟的上班人物，就聯想他自己將來怎樣，現在怎樣，細緻地談到喜歡低頭走路，談到對生命的看法，此外又談及親情，例如談到在母親的懷裡。整篇讓我覺得他在寫成長，寫得比較隱約，在時序交代上比較成熟，他能掌握文學的表現手法，和不明顯地表現一些事，但讓讀者能感受明確。

何：《微晃》的文字具心思，題目用的是一個很微妙的動詞，一個微細的動態，而微晃這一個動作貫穿了全文，因為他寫的是自己在一列火車裡所看到的景物。第二段「依然晃來晃去，抓不緊扶手，唯有抬起低著的頭平衡平衡。」，這與成長路上的崎嶇顛簸具有一個呼應感。第七段「回想起在母親懷裡晃著酣睡」，也跟成長路連貫：由眼前看到的女子，包括年輕女子和四十歲女子，想起自己在母親懷裡的晃動；然後從一個小孩的角度看母親：「小時候只及看到、觸到她的手，回憶裡，看不清她面容」，這是一個放大的鏡頭。現在他在車廂裡觀察不同的女子，有關成長轉變和個人觀察角度的鋪排很有心思。文中第八段寫母親成為全職家庭主婦，「或許家務太煩瑣，母親的說話很囉唆。每天都不管我心情，只懂喚我吃早餐」，是一個很簡單的日常生活片段，但從中可窺見兩代之間的情感隔膜。他亦談及早上起床時腦袋晃動得激烈，便懶床不起，這幾種不同的晃動於作品中形成一個節奏，而他

與母親的微小衝突於文末有一個出路，「她說：『最近很忙？有空便帶男朋友上來坐坐吧！』母親是明白的，理解女兒面容神情的底蘊。」作者以低調的手法處理親情、包容和理解，這篇作品值得注意。

陳：它的結尾頗為特別，沒有正面寫作者成長的困擾，側面寫女孩子可能長大，面對感情的困難，或者是開始長大要突破困難等，這裡交代得比較細緻和微妙，現在年輕一代懂得去處理這細緻的部份，應該值得鼓勵。

何：我想補充一下第三、四段，這兩段寫「我」在火車裡看到兩個女子，第一個女子廿五、六歲，「我」考慮自己三四年後會否變成這個女子的模樣，形容相當細緻。第二個女子年近四十，作者安排她穿紫色的套裝裙、拿黑色公事包、燙頭髮，形象亦很突出。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是這兩段重複用了「過幾年後我會是她嗎？」的方式收結。

陳：對比用得不錯，「負離子」的長直髮。

何：很一個上班的形象！

陳：有顏色的對比，髮型的對比。

何：我們可保留這一篇，考慮給它一個名次。

陳：好。

何：我比較注意《第一雙芭蕾舞鞋》、《報紙先生》和《那一年，石榴花開的日子》。這三篇的風格不同，《第一雙芭蕾舞鞋》和《報紙

先生》較為生活化，而《那一年，石榴花開的日子》的文字掌握十分圓熟，不過在作品的深意上，可能不及其他作品。首先讓我談談《第一雙芭蕾舞鞋》，這一篇跟《微晃》有相近的地方，都是寫一種成長經驗。它寫作者返回母校，經過她買一雙芭蕾舞鞋的店舖，行文的處理相當細緻。文章中加入了不少生活片段，很有生氣。如其中一段提到上體育課的情況：因為不懂得翻筋斗，便告訴老師若要她翻筋斗的話，她的腦袋會掉下來。另外，第四段寫「我」買了第一雙芭蕾舞鞋和第一個少女胸圍，這是一些物件，是成長的印記，處理上頗有質感。還有一段有趣，是關於頭髮的：她的頭髮容易髒，同學便告訴她，自己用的洗髮水是綠色的，但忘記了牌子，不過用了就好了。從這個同學身上，她學會轉用洗髮水，這對於小時的她來說，就好像漆黑的大海裡看到燈塔一樣。回想我們自己成長的路程，這些瑣碎微小的事情都可以為我們生活帶來重大的轉變。把這些我們容易忽略的小情趣放於作品裡，細緻地展現，是這篇作品的優點。如果作者想再改進的話，可以考慮首末段的處理，因為作者想做一個時間的框架，可惜首末段的處理比較簡單，首段的「走向母校」和末段的「一顆蒲公英種子飄過」之間的聯繫較為鬆散，跟內文細緻的鋪排未能扣連，這是需要注意的。

另外一篇是《報紙先生》，它描寫人物平淡且質實，吸引我的是首段寫「我」「幾乎每天走出門口的第一眼，就遇到一位陌生的報紙先生」，用字平實簡單，雖然每天遇到，但始終都是陌生的，這表現出一個張力。之後又提及「我」聽到他的腳步聲，觀察到黑色的布鞋是什麼的款式，他的身影如何等。作者在文中加

入了自己的童年回憶，如第二段「我在五歲便搬到這條舊屋村，十五年間，沒有一天看不到這位報紙先生。」文中第三段主要塑造人物的外貌和形象，這與《微晃》寫兩個不同年紀的女子，表現出相似的效果，在本科學生來說，這篇的人物描寫技巧算很圓熟，能表達出人物的立體感。有趣的地方是作者筆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既接近又遙遠，如第五段寫作者從未聽過報紙先生的聲音。末段說：「三個月前，大排檔清拆了，「地盤」出口旁還放了一張摺凳和擺放在花叢中的紙皮，新來了一位年輕的報紙先生，跟他的相貌一樣，看著報紙擺檔。」這個結尾很有餘味，年輕的報紙先生與原來的報紙先生有否關連呢？他們是否有親屬關係呢？作者不動聲色做了許多留白，對陌生、距離和相連有細緻的處理。總括而言，這篇值得欣賞的地方是在平實裡有一份人情和生活感，跟《第一雙芭蕾舞鞋》較為相似。

陳：《那一年，石榴花開的日子》的語文非常成熟，行文出乎意料的流暢。文章寫兩個女孩的出生，童年一起度過，然後分別來到香港，到回鄉時透過那位女孩的家人，談到現在的際遇，如何轉變了他的人生。映入眼簾是一個生命的流程，處理得成熟，不過問題是欠了一些新意，人物內心的世界是怎樣的？敘事形式多了點兒，細緻描寫、觀察或抒發感情方面則不足。起初我把這篇作品放在較前的位置，不過再翻看的時候，我卻把它放在較後的位置，因為相對於其他作品，它在題材和新穎方面較為失色。敘事形式處理得未夠仔細，例如那個女孩子莊萍的下落是透過第三者去表達，作者對生命看法的轉變又交代得不太清楚。至於《報紙先生》，寫得不錯，尤其是它不動聲色的寫法，結筆亦很出色，有閱讀小說的感覺。例如寫報紙先生：「他的制服是灰黑色直間的老人套裝，「衫」袋插著金澄澄的 Mont Blanc 鋼筆，身上掛著印有國民黨章的小袋」，描寫得比較仔細。作者有意去塑造一些東西，但沒有著墨去描寫，反而

讓讀者有想像的空間。「他不時掏出 Borona 雪茄，他的眼光，作風舉動冷漠，拿著一疊報紙貌似沉思默想。」作者帶出一個很實在的人物，這個人物有很多故事、歷史，而作者嘗試不去了解，只擺出一個形態，這形態塑造相當出色。我把《第一雙芭蕾舞鞋》放在一個較前的位置，因為作品能細緻地描寫成長中的女孩子。例如洗髮的問題，對於當時的她是一個困擾，而當同學介紹她用洗髮水，她就覺得問題解決了，好像遇到燈塔似的。結尾的一句較為突兀，「一顆蒲公英種子飄過」，這在文中沒有交代過，所以與前文的連繫、呼應較弱，難以產生一些聯想。

何：我想補充一下《那一年，石榴花開的日子》。這篇涉及感情的題材，第二段末提到「我和她是天生的一對，青梅竹馬，門當戶對。」嘗試寫愛情的同學每屆都有許多，不過處理上大多稍覺濫情，相比之下，這篇的處理是比較細緻的了。

陳：我也選了《香港——城市大學》。我覺得這一篇較為有趣，形式頗新鮮，好像一個導遊似的。首先作者從地理上寫城市大學近石硤尾、又一村，寫城大置於中間。在命名解釋一下城大，然後開一個章節關於城大，就是第一章關於城大的地勢，又引「今古文化匯城大天堂地獄孟婆橋 亂地之中出英雄 龍腹之子還未知」，由城大的外部到城大的內部，城大的內部描述了城大的年輕人的相處方式，例如不會說「拜拜」，而會說「BB」、「88」，作者隨之想像之後會否用「ST la」來代替「上堂啦」，「OIL」來代替「我愛你」，然後談到城大的飯堂，有不同的種族，有不同語言的交流，用了一種較為嬉笑怒罵的方式介紹城大，最後作者希望將來離開大學時，能帶著媽媽往又一村的方向走。我把這作品的位置列得較前，因為對比《那一年，石榴花開的日子》等傾向抒情的散文，它有另一個面貌，而文字的处理和流暢度也不俗。

何：這一篇的形式頗為特別，今年除了這一篇外，還有兩篇作品可放在一起討論的，因為它們的手法較為新穎，形式相當具心思，除了《香港——城市大學》外，還有《城市和我所看不見的》和《二千年的崇光遊記》。《城市和我所看不見的》這一篇完全沒有分行和標點，營造一個很密集的意象。這篇作品的語言具有一種韻味，有一種輕鬆、幽默、貼近生活、類似押韻的效果，很有節奏感，而這種節奏感恰與時代感呼應。但這篇作品仍有可以改進的地方，如現在的鋪排較為零碎。從結構來看，此篇分第一章、第二章來敘述，可見是有心思的，只要整理一下文中的內容，所表達的會比較完整。文首的序予人一種遊戲文章的感覺，與文末的結句「這也是香港人的一個願望。」造成一個強烈的反差，風格不統一。本篇有很多關於生活的觀察和反思，如果在文首文末多下點工夫，就可以把作品的優點突顯出來，我覺得這篇《香港——城市大學》是值得考慮的。

陳：另外一篇作品《香》，它的遊戲性質亦較為重。作品以一個香字來蔓延出去，同學能運用文字的靈活性，我認為這篇亦可以考慮。這相對《香港——城市大學》來說，我認為《香港——城市大學》的多元層次豐富一些，有觀察、言志、一些遊戲性質，亦寫城市的面目及年輕人的交往，這是語文方面的聯繫。

何：這一點我很同意，《香》的特別是在文章裡嵌著許多「香」字，是一個天馬行空的創作。相對於《香港——城市大學》，《香》稍欠了生活的反思，我覺得這是一個核心的問題。文末「咱草寫此底本吟，正吃著一盅甘香的香片茶，自吹這是一篇『香象渡河』的文，『有麝自然香』，嘻！」，如果從敘事學的角度來看，這篇作品具有一種後設意識，表明作品是一種自吹，是一個令人感到愉悅的遊戲。這個同學很能掌握語言的技巧和文學的手法，如能在作品裡多作一些思考更好。

陳：這是一個平面和立體的對照。而《二千年的崇光遊記》的資料比較豐富，卻欠了文字或者是情的一部份，可說較為平面。題材上比較新穎，對於崇光百貨公司的描寫，例如寫巴士路線、附近街道的名稱，有點趣味，構思亦不俗，唯欠缺立體感。

何：我最初看《二千年的崇光遊記》的時候，認為它堆疊了太多材料，但重看的時候覺得這樣處理的效果頗特別。它的核心點是崇光，這是香港人熟悉的地標。作者運用了許多資料、號碼、阿拉伯數字造成一種冰冷、抽離和城市的感覺，表達了一種陌生的效果。在一堆密集的資料鋪陳過後，文中第五段說：「如果對一個從未到過銅鑼灣的人來說，以上的街名和商場的名稱，是否只是一個個屬於地圖的名稱呢？以上的名稱對於懂漢字或英文的人來說，還有一點點用途，他們似乎還可以憑著那些名稱名字，找到一個叫崇光的地方，但對於那些不懂漢字或英文的人，他們能如何找到崇光呢？」這兒的考慮是一個哲學、知識論的問題，牽涉到語言能力的界限，文字的能指和所指的分離，可見作者嘗試觸及一個頗複雜的文化話題，而處理的手法亦相當新穎。文末說：「那兒每張臉都是陌生的，沒有人會記起自己曾在那兒看過某一個人……但無論如何，人們又會相約在那兒等待。」寫得頗具城市感，大家都很陌生、匆忙，大家都會忘記對方，但人們會相約在崇光等待，因為這是一個地標，人無法用文字去標示這個地標，有很多東西是在言語之外的，可見作者有一種生命的反思。這篇文字表達流暢，選用平實的資料鋪排方式去逼近作品的命題，犧牲了華麗的文辭，並且放棄營造一種文藝的感覺，雖然效果未算圓熟，但是一個具心思的嘗試。我想與《考察有感》作一個對讀，《考察有感》談到由城市大學到社會做一個實地調查，開始關心中國文化的細水流長，提及月餅的淵源和董卓做月餅報恩等。當中有許多民間習俗、傳說的資料，但美中不足的是作者沒有提出議題，反被資料掩蓋

了，變成一本文化導論書，或者是一篇介紹月餅的報紙文章的。但這篇作品有些地方是很突出的，如文末談到除了吃喝裹腹，還消化了一口文化，這個收結很精緻。這位同學懂得將一些東西收束，「消化了一口文化」很有密度，但內文所談的是吃月餅，這個處理未能與結尾的文化關懷相配合，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陳：所以散文的包容度很大，當評論時，我們可從多角度去看。

何：我很高興今年的創作的嘗試有很多，很有新鮮感。《城市 and 所看不見的》具有散文詩的意味，全篇沒有分行，沒有標點符號，只分了三大段，有一些句子具有兼涉的效果，如一些字可以從上句念起，亦可由下句念起。這篇在意象上花了不少心思，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仍保留一些文藝腔，如「她愛在斜陽中思考愛讓深黑的情緒都沒入一片金黃色中暴露了刻意的媚態和冷酷是笛卡兒時代遺傳下來尋真的宗教迷信支撐……」，問題在於第一行的「斜陽」、「思考」、「深黑的情緒」和「金黃色」這類的用字比較陳舊，與作品第一段首三行的質感有一段距離，密度可再作一些調校。

陳：這篇作品的意象比較豐富，亦較為多關注城市，這個主題也不錯，不過《城市 and 所看不見的》的命題有點語文的問題，可能作者受一些小說的影響，如《公寓導遊》、《美麗大廈》，在處理上希望同學有多點琢磨，文字資料的處理工夫上可力求簡潔。

何：我想談一談《打劫》這篇。它明顯是模仿劉以鬯先生的作品《打錯了》，作者的設計頗具時事性，談的與九一一襲擊有關，在機場裡有一個人，聽到貌似阿富汗人說阿富汗語，所以文中出現許多符號，感覺頗特別有趣。他聽到有人喊打劫，然後上了機，沒多久看到世貿大廈，呼的一聲撞了機。下文又出現阿富汗語的符號，這趟他被打劫，但卻因此避過了九一

一的災難。這明顯由《打錯了》一文移植過來的，所以在創意上打了折扣。

陳：我想將《我的日記：四月三十日》放在較前的位置。從內容上，它談及了社會上出現的問題，如單親家庭，還寫了作者到威爾斯親王醫院探望媽媽，因他媽媽患有長期的病。我覺得作者寫「我」是一個在單親家庭中成長，他怎樣看媽媽呢？雖然文中有些地方較為偏激，如寫他爸爸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捨棄他媽媽，攔了家庭不顧，但亦反映社會上一些情況。所以這篇作品的社會性分數較為高，而在文字處理上有些地方不太好，不過善用香港口語於對話中，如「你無錢嗎？申請綜援囉，唔駛做就有成萬蚊，好過我們打工呀！」可見作者在創作上注重語言的處理，這顯示作品具層次和生活感。在表情達意上較舒緩有度，能寫媽媽艱辛的深情描寫，這做得不俗。

何：我也補充一下，這篇與《那一年，石榴花開的日子》有點相似，問題是稍欠新意。而且文字處理上較為直白，如「孤單的我輕輕扶著滴水的雨傘」，「孤單的我」、「輕輕扶著」等用語都帶有文藝腔和自憐感，「母愛是很偉大」亦相當直白，欠了細緻的展現。相比之下，《那一年，石榴花開的日子》的感情處理比較細膩，可能「我」喜歡這個青梅竹馬的女同學，卻沒有將情感說破，亦沒有用一個形容詞將一個人物定位，所以覺得《我的日記：四月三十日》仍有改進的餘地。

我們可先考慮《微晃》這一篇，因為它在今次作品中較為細緻和完備，我們可考慮給它一個較高的名次。除了《微晃》外，我們會考慮什麼作品入三甲呢？

陳：《第一雙芭蕾舞鞋》？

何：我覺得《第一雙芭蕾舞鞋》和《報紙先生》是可以考慮的，你認為如何？

陳：如果談文字的密度，《報紙先生》較為優勝。

何：我也同意，《報紙先生》較為細緻。

陳：作者寫得很節制，較為難得；《第一雙芭蕾舞鞋》則感覺清新。

何：除了這三篇外，我們會否考慮把《香港——城市大學》放在推薦發表或優異名單上呢？

陳：這篇作品有可改進的地方，可以給它優異獎。

何：我覺得這篇是值得鼓勵的，因為寫得較具心思。那麼，第一名會否是《微晃》，第二名是《報紙先生》，第三名是《第一雙芭蕾舞鞋》，優異獎是《香港——城市大學》？

陳：《那一年，石榴花開的日子》有著固有的現代文學的影子。我不太鼓勵讓同學作為一個參考，雖然文字較為圓熟。《我的日記：四月三十日》的用字破綻較多，所以不值得鼓勵，如「輕輕扶著滴水的雨傘」其實用得不準確。

何：我們會否考慮《二千年的崇光遊記》呢？

陳：這個同學花了很多工夫，這篇頗吸引我去閱讀，首先題材較為大膽，另外是實地觀察和資料蒐集，可以作推薦發表。

主持：那麼結果是：第一名《微晃》，第二名《報紙先生》，第三名《第一雙芭蕾舞鞋》，優異獎是《香港——城市大學》。推薦發表作品有《二千年的崇光遊記》。

陳：題材頗為多樣化，有街頭、親情、回憶、描述、生活形式的嘗試。

主持：總體上有什麼要補充嗎？

陳：題材方面較為多樣化，不再濫情表達，這比較難得，在形式上可以作多方面嘗試，尤其是散文，同學可以放膽地運用知識成為散文的題材。這篇散文詩，在內容上應下點工夫，而形式亦頗特別，因為文中沒有標點符號，所以作者的設計很重要，如如何拆解文中的結構。

何：沒有什麼補充了。

主持：謝謝你們！